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老殘遊記二編 外編卷一（老殘遊記殘稿）

堂堂塌，堂堂塌，今日天氣清和，在下唱一個道情兒給諸位貴官解悶何如？唱道： 儘風流，老乞翁。托鉢盂，朝市中。人人笑我真無用。

遠離富貴鑽營苦，閒看乾坤造化工。興來長嘯山河動。

雖不是，相如病渴；有些兒，耐遲裝瘋。

在下姓百名鍊生，鴻都人氏。這個「鴻都」，卻不是「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」的那個「洪都」，到是「臨邛道士鴻都客，能以精神致魂魄」的那個「鴻都」。究竟屬哪一省哪一府，連我也不知道，大約不過是北京、上海等處便是。少不讀書，長不成器，只好以乞丐為生。非但乞衣乞食，並且遇著高人賢士，乞他幾句言語，我覺得比衣食還要緊些。適才所唱這道情，原是套的鄭板橋先生的腔調。我手中這魚鼓簡板也是歷古相傳，聽得老年人說道，這是漢朝一個鍾離祖師傅下來的。只是這「堂堂塌」三聲，就有規勸世人的意思在內，更沒有甚麼工、尺、上、一、四、合、凡等字。

噯！堂堂塌，堂堂塌，你到了堂堂的時候，須要防他塌，他就不塌了；你不防他塌，也就是一定要塌的了。

這回書，因老殘遊歷高麗、日本等處，看見一個堂堂箕子遺封，三千年文明國度，不過數百年間，就倒塌到這步田地，能不令人痛哭也麼哥！在下與老殘五十年形影相隨，每逢那萬里飛霜、千山落木的時節，對著這一燈如豆、四壁蟲吟。老殘便說：在下便寫，不知不覺已成了《老殘遊記》六卷書。其前二卷，已蒙天津《日日新聞》社主人列入報章，頗蒙海內賢士大夫異常稱許。後四卷因被老殘隨手包藥，遺失了數卷，久欲補綴出來再為請教，又被這「懶」字一個字耽擱了許多的時候。目下不妨就把今年的事情敘說一番，卻也是俺叫化子的本等。

卻說老殘於乙巳年冬月在北京前門外蝶園中住了三個月，這蝶……（編者按：這中間遺失稿箋一張，約四百字左右）也安閑無事。

一日正在家中坐著，來了兩位，一個叫東閣子、一個叫西園公，說道：「近日朝廷整頓新政，大有可觀了。滿街都換了巡警兵，到了二點鐘以後，沒有燈籠就不許走路，並且這些巡警兵都是從巡警學堂裡出來的，人人都有規矩。我這幾天在街上行走，留意看那些巡兵，有站崗的，有巡行的，從沒有一個跑到人家鋪面裡去坐著的。不像以前的巡兵，遇著小戶人家的婦女，還要同人家胡說亂道。人家不依，他還要拿棍子打人家。不是到這家店裡要茶吃，便是到那家要煙吃，坐在板凳上蹣著一隻腳唱二簧調、西幫子。這些毛病近來一洗都空了。」

東閣子說道：「不但沒有毛病，並且和氣的很。前日大風，我從百順街福順家出來，回粉坊琉璃街。剛走到大街上，燈籠被風吹歪了。我沒有知道，哪知燈籠一歪，蠟燭火就燎到燈籠泡子上，那紙燈籠便呼呼的著起來了。我覺得不好，低頭一看，那燈籠已燒去了半邊，沒法，只好把它扔了。走了幾步，就遇見了一個巡警兵上來，說道：『現在規矩，過了二點鐘，不點燈籠就不許走路。此刻已有一點多鐘，你沒有燈籠，可就犯規了。』我對他說：『我本是有燈的，被風吹燒著了，要再買一個，左近又沒有燈籠鋪，況且夜已深了，就有燈籠鋪，已睡覺了，我有甚麼法子呢？』那巡警兵道：『俾往哪裡去？』我說：『回粉坊琉璃街去。』巡警兵道：『路還遠呢，我不能送你去。前邊不遠，有東洋車子，我送你去僱一輛車坐回去罷。』我說：『很好很好。』他便好好價拿手燈照著我，送到東洋車子眼前，看著坐上車，還摘了帽子呵腰罷才去，真正有禮。我中國官人總是橫聲惡氣，從沒有這麼有禮過，我還是頭一遭兒見識呢！」老殘道：「巡警為近來治國第一要務，果能如此，我中國前途大有可望了。」

西園公道：「不然。你瞧著罷，不到三個月，這些巡警都要變樣子的。我講一件事給你們聽，昨日我到城裡去會一個朋友，聽那朋友說道：『前日晚間，有一個巡警局委員在大街上撒尿，巡警兵看見，前來抓住說：『嘿！大街上不許撒尿，你犯規了。』那委員從從容容的撒完了尿，大聲嚷道：『你不認得我嗎？我是老爺，你怎樣敢來拉我？』那巡警兵道：『我不管老爺不老爺，你只要犯規，就得同我到巡警局去。』那委員更怒，罵道：『瞎眼的王八蛋！我是巡警局的老爺，你都不知道！』那巡警兵道：『大人傳令時候，只說有犯規的便扯了去，沒有說是巡警局老爺就可以犯規。俾無論怎樣，總得同我去。』那委員氣極，舉手便打，那巡警兵亦怒道：『你這位老爺怎麼這們不講理！我是辦的公事，奉公守法的，你怎樣開口便罵，舉手便打？你若再無禮，我手中有棍子，我可就對不起你了。』那委員怒狠狠的道：『好東西，走走走！我到局子裡揍你個王八蛋去！』便同到局子裡，便要坐堂打這個巡兵。他同事中有一人上來勸道：『不可！不可！他是蠢人，不認得老兄，原諒他初次罷。』那委員怒不可遏，一定要坐堂打他。內中有一個明白的同事說道：『萬萬不可亂動，此種巡兵在外國倒還應該賞呢。老兄若是打了他或革了他，在京中人看著原是理當的，若被項官保知道，恐怕老兄這差使就不穩當了。』那委員怒道：『項城便怎樣？他難道不怕大軍機麼？我不是沒來歷的人，我怕他做甚麼？』那一個同事道：『老兄是指日飛陞的人，何苦同一小兵嘔氣呢？』那一個明白事的，便出來對那拉委員來的巡警兵道：『你辦事不錯，有人撒尿，理當拉來。以後裁判，便是我們本局的事了。你去罷。』那兵垂著手，併一併腳，直直腰去了。』老兄試想一想，如此等事，京城將來層見迭出，怕那巡警不鬆懈麼？況天水侍郎由下位驟升堂官，其患得患失的心必更甚於常人。初疑認真辦事可以討好，所以認真辦事，到後來閱歷漸多，知道認真辦事不但不能討好，還要討不好。倒不如認真逢迎的討好還靠得住些，自然走到認真逢迎的一條路上去了。你們看是不是呢？」

老殘歎道：「此吾中國之所以日弱也！中國有四長，皆甲於全球：廿三行省全在溫帶，是天時第一；山川之孕蓄，田原之腴厚，各省皆然，是地理第一；野人之勤勞耐苦，君子之聰明穎異，是人質第一；文、周、孔、孟之書，聖祖、世宗之訓，是政教第一；理應執全球的牛耳才是。然而國日以削，民日以困，駸駸然將至於危者，其故安在？風俗為之也。外國人無論賢愚，總以不犯法為榮；中國人無論賢愚，總以犯法為榮。其實平常人也不敢犯法，所以犯法的，大概只三種人，都是有所倚仗，就犯法了。哪三種人呢？一種倚官犯法；一種倚眾犯法；一種倚無賴犯法。倚官犯法的，並不是做了官就敢犯，他既做了官，必定怕丟官，倒不敢犯法的。是他那些官親或者親信的朋友，以及親信的家丁。這三樣人裡頭，又以官家親信的家丁犯法尤甚，那兩樣稍微差點。你想，前日巡警局那個撒尿的委員，不是倚仗著有個大軍機的靠山嗎？這都在倚官犯法部裡。第二種就是倚眾犯法。如當年科歲考的童生，鄉試的考生，到了應考的時候，一定要有些人特意犯法的。第二便是今日各學堂的學生，你看那一省學堂裡沒有鬧過事。究竟為了甚麼大事麼？不過覺得他們人勢眾了，可以任意妄為，隨便找個題目暴動暴動，覺得有趣，其實落了單的時候，比老鼠還不中用。第三便是京城堂官宅子裡的轎夫，在外橫行霸道，屢次打戲園子等情，都老爺不敢過問，這都在倚眾犯法部裡。第三種便是倚無賴犯法，地方土棍、衙門口的差役等人，他就仗著屁股結實。今日犯法，捉到官裡去打了板子。明日再犯法，再犯再打，再打再犯，官也無可如何了。這叫做倚無賴犯法。大概天下的壞人無有越過這三種的。」

西園子道：「俾這話我不佩服。倘若說這三種裡有壞人則可，若要說天下壞人沒有越過這三種的，未免太偏了。請教：強盜、鹽梟等類也在這三種裡嗎？」老殘道：「自然不在那裡頭。強盜似乎倚無賴犯法，鹽梟似乎倚眾犯法，其實皆不是的。」西園子道：「既是這麼說，難道強盜、鹽梟比這三種人還要好點嗎？」老殘道：「以人品論，是要好點。何以故呢？強盜雖然犯法，大半為饑寒所迫，雖做了強盜，常有怕人的心思。若有人說強盜時，他聽了總要心驚膽怕的，可見天良未昧。若以上三種人犯了法，還要自鳴得意，覺得我做得到，別人做不到。聞說上海南洋公學鬧學之後，有一個學生在名片上居然刻著『南洋公學退學生』，竟當做一條官銜，必以為天下榮譽沒有比這再好的。你想是不是天良喪盡呢？有一日，我在張家花園吃茶，聽見隔座一個人對他朋友說：『去年某學堂奴才提調不好，被我罵了一頓，退學去了。今年又在某處監督，被我罵了一頓。這些奴才好不好，都是要罵的，

常罵幾回，這些監督、教習等人就知道他們做奴才的應該怎樣做法呢。可恨我那次要眾人退學，眾人不肯。這些人都是奴性，所以我不願與之同居，我竟一人退學了。」

老殘對西園子道：「停聽一聽這種議論，尚有一分廉恥嗎？我所以說強盜人品還在他們之上，其要緊的關鍵，就在一個以犯法為非，一個以犯法為得意。以犯法為非，尚可救藥；以犯法為得意，便不可救了。我再加一個譬語，讓儂容易明白。女子以從一而終為貴，若經過兩三個丈夫，人都瞧不起他，這是一定的道理罷？」西園子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老殘道：「閣下的如夫人，我知道是某某小班子裡的，閣下費了二千金付出來的。他在班子裡時很紅，計算他從□五歲打頭客起，至□九歲年底出來，四、五年間所經過的男人，恐怕不止一百罷？」西園子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老殘道：「閣下何以還肯要他呢？譬如有某甲之妻，隨意與別家男子一住兩三宿，並愛招別家男子來家隨意居住，常常罵本夫某甲不知做奴才的規矩。倘若此人願意攜帶二千金來嫁閣下，閣下要不要呢？」西園子道：「自然不要。不但我不要，恐怕天下也沒人敢要。」老殘道：「然則閣下早已知道有心犯法的人品，實在不及那不得已而後犯法的多矣。婦人以失節為重，妓女失節，人猶娶之，為其失節出於不得已也。某甲之妻失節，人不敢要，為其以能失節為榮也。強盜、鹽梟之犯法，皆出於饑寒所迫，若有賢長官，皆可化為良民，故人品實出於前三種有心犯法者之上。二公以為如何？」東閣、西園同聲說是。

東閣子道：「可是近日補哥出去遊玩了沒有？」老殘道：「沒有地方去呢。閣下是熟讀《北里志》、《南部煙花記》這兩部書，近來是進步呢，是退化呢？」東閣子道：「大有進步。此時衛生局已開了捐，分頭二三等，南北小班子俱是頭等。自從上捐之後，各家都明目張膽的掛起燈籠來。頭等上寫著某某清吟小班，二等的寫某某茶室，三等的寫三等某某下處。那二三等是何景象，我卻不曉得，那頭等卻是清爽得多了。以前混混子隨便可以占據屋子坐著不走，他來時回他沒有屋子，還是不依，往往的把好客央告得讓出屋子來給他們。此時雖然照舊坐了屋子儘是不走，若來的時候回他沒屋子，他卻不敢發脾了。今日清閒無事，何妨出去溜達溜達。」老殘說：「好啊！自從庚子之後，北地胭脂我竟未曾寓目，也是缺典，今日同行甚佳。」

說著便站起身來，同出了大門，過大街，行不多遠，就到石頭衙門口了。進了石頭衙門，望北慢慢地走著，剛到穿心店口，只見對面來了一挂車子，車裡坐了一個美人，眉目如畫，面上的光彩頗覺動人。老殘向東閣子道：「這個人就不錯，儂知道他叫甚麼？」東閣子說：「很面熟，只是叫不出名字來。」看著那車子已進穿心店去，三人不知不覺的也就隨著車子進了穿心店。東閣子嚷道：「車子裡坐的是誰？」那美人答道：「是我。你不是小明子麼？怎麼連我也看不出來哪？」東閣子道：「我還是不明白，請你報一報名罷。」車中美人道：「我叫小蓉。」東閣子道：「你在誰家？」小蓉道：「榮泉班。」說著，那車子走得快，人走得慢，已漸漸相離得遠了。

看官，你道這小蓉為甚麼管東閣子叫小明子呢？豈不輕慢得很嗎？其實不然，因為這北京是天子腳下，富貴的大半是旗人。那旗人的性情，最惡嫌人稱某老爺的，所以這些班子裡揣摩風氣，凡人進來，請問貴姓後，立刻就要請問行幾的。初次見面，可以稱某大爺，某二爺，漢人稱姓，旗人稱名。你看《紅樓夢》上，薛蟠是漢軍，稱薛大爺，賈璉、賈環就稱璉二爺、環三爺了，就是這個體例。在《紅樓夢》的時候，璉二爺始終稱璉二爺，環三爺始終稱環三爺。北京風俗，初見一二面時稱璉二爺、環三爺，若到第三面時，再稱璉二爺、環三爺，客人就要發脾開脾氣，送官、封門等類的辭頭汨汨的冒出口來的，必定要先稱他二爺、三爺才罷。此之謂普通親熱。若特別的親熱呢，便應該叫小璉子、小環子。漢人呢，姓張的、姓李的，由張二爺、李三爺漸漸的熬到小張子、小李子為度。這個道理不但北方如此，南方自然以蘇、杭為文物聲明之地，蘇、杭人鬍子白了，聽人叫他一聲「度少牙」，還喜歡的了不得呢。可見這是南北的同情了。東閣子人本俊利，加之他的朋友都是漂亮不過的人，或當著極紅的烏布；或是大學堂的學生；或是庚子年的道員，方引見去到省；或是匯兌莊的大老板。因為有這班朋友，所以各班子見了他，無不恭敬親熱，也無人不認識他，才修出這「小明子」三個字的徽號，在旁人看著，比得頭等寶星還榮耀些呢。

閒話少講，卻說三人慢慢地走到了榮泉班門口，隨步進去。只聽門房裡的人「嗶」的叫了一聲，也不知他叫的是甚麼。老殘便問，東閣子答道：「他是喊的『瞻廳』兩個字，原是在叫裡面人招呼屋子的意思。」三人進了大門，過了一道板壁腰門，上子穿堂的台階，已見有個人把穿堂東邊的房門簾子打起，口稱：「請老爺們這裡屈坐屈坐。」三人進房坐下，看牆上口口，知是素雲的屋子。那伙計還在門口立著，東閣子道：「都叫來見見！」那伙計便大聲嚷道：「都見見咧！都見見咧！」只見一個個花丟丟、粉郁郁的，都來走到屋門口一站，伙計便在旁邊報名。報名後立一秒鐘的時候，翻若驚鴻，宛若游龍的去了。一共來了六七個人，雖無甚美的，卻也無甚醜的。伙計報道：「都來齊了。」東閣子道：「知道了，我們坐一坐。」老殘詫異，問道：「為何不見小蓉？」東閣子道：「紅腳色例不見客，少停自會來的。」

約有五六分鐘工夫，只見房門簾子開處，有個美人進來，不方不圓的個臉兒，打著長長的前劉海，是上海的時裝，穿了一件竹青摹本緞的皮襖，模樣也無甚出眾處，只是一雙眼睛透出個伶俐的樣子來。進門便笑，向東閣子道：「小明子呀，你怎麼連我也不認得了呀！你怎麼好幾個月不來，公事很忙嗎？」東閣子道：「我在街上，你在車子裡一幌……（編者按：下缺）」